

卧龙生 著

七绝剑



ISBN 7-80610-052-0

I·9 定价：(上、中、下)21.50元

七 绝 剑

上 册

卧龙生 著

鹭江出版社

七 绝 剑

(上)

卧龙生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0.625印张 236千字

1994年6月第1版

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

ISBN 7—80610—052—0

1.9 定价(上、中、下): 21.50元

襄阳西关矗立着一座占地数亩的高大宅院，高过一丈五尺的围墙，团团把这座宅院围起，两扇黑漆大门，整日关闭着，不时可闻得围墙内传出的吠吠犬声，增加了高大宅院不少神秘。

在这座高大宅院的四周，房舍林立，但左邻右舍，却绝少和那宅院中人往来，它虽然筑建在闹区中，但却显得是那样遗世孤立。

这日，中午时分，一个左手握着1根长竹竿，右手执着一面“报君知”的算命先生，闭着双目，竹竿探道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6月天气，炎阳如火，中午时分，路上行人甚少，那身着缕衣的算命先生，孤独的行走在石板铺成的大道上。

探路的竹竿，击打在石上，发出清晰的嗒嗒之声。

那算命先生行到那高大的宅院前面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微闭的双目忽然睁开，白眼转动，露出一对小而黑亮的眼珠子。

敢情这位算命先生，并非瞎子。

只见他一对精光闪动小眼珠子，在那黑漆大门上转了一转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又一桩惨事，即将发生。”

只听汪汪两声狗叫，由那深大的宅院之中传了出来。

那算命先生一皱眉头，扬起右手“报君知”，叮叮叮敲

了3响，然后加快脚步，向前奔去，闪身躲入了一条小巷之中。

就在那算命先生“报君知”余音缭绕之际，紧闭的黑漆大门突然大开，一个身躯高大，身着蓝布裤褂，左颊上有一块刀疤的中年大汉，闪身而出，手中牵着一条形如小牛的白毛巨犬，目光流动，四顾了一眼，缓缓把目光移到大门之上。

只见那右面门框钉着一柄银光灿烂的小剑，剑柄上垂着血红的剑穗。

蓝衣人身躯高大，右手一抬，已然握着了剑柄，似是想拔下小剑，但却又中途改了主意，放开右手，匆匆奔入宅院之中。

片刻之后，带着一个身着青绸长衫，外罩黑缎子团花大马褂，年约五旬，留着长髯的老年人，急急奔出门外。

那长髯人神情惶急，瞧了那门框钉的小剑一眼，登时脸色大变，一伸手拔出那锋利的小剑，凝目看去，只见那小剑上刻着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8个字。

在那8字之下的剑柄上，刻着一个小小的太极图。

那面有刀疤的蓝衣大汉，目睹那老者惶惶惊恐之情，立时低声说道：

“此地往来人多，君爷还是先请回宅院中去。”

那被称君爷的老者，握着那小剑的右手，不停地剧烈颤动，似是心中有着无比的恐惧。

他恍如未曾听得那蓝衣大汉之言，喃喃自语地说道：

“来了，来了，果然来了。”

那蓝衣大汉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君爷，此地过路之人甚多，还是请回宅院之中，再作计议。”

青衣老者缓缓转过脸来，望了那蓝衣大汉一眼，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你听过这太极小剑的传说么？”

蓝衣大汉道：“小的寡闻，从未听人说过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唉！那就难怪了……”

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重要之事，改口说道：“你说刚才听得3声‘报君知’？”

蓝衣大汉欠身说道：“不错，小的为那3声‘报君知’的响声惊动，开门查看，才发现这支钉在木门上的小剑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那响声可有什么特殊之处么？”

蓝衣大汉道：“那声音特别震耳，分明是身负武功之人，贯注内力，击震出来的声音，如是那声音平平常常，也不会引起小的疑心，开门查看了。”

青衣老人缓缓说道：“你去找那人来，你要见见他，看他是不是……”

突然改口说道：“你快些去吧！”

蓝衣大汉应了一声，带上木门而去。

青衣老者缓步行入大厅，坐在一张木椅之上，望着手中的小剑，呆呆出神。

大约过去有一顿饭工夫，那面有刀疤的大汉，匆匆回到厅中，欠身说道：

“小的已查问过附近人家，确有一个算命先生，手执‘报君知’由此地行过，但小的追出了六七里路，仍然不见那人的影子。”

青衣老者似是逐渐地恢复了镇静，点点头，道：

“你听得那‘报君知’响声之后，立时开门查看的么？”

蓝衣大汉道：“不错，余音未了，我已冲出大门，那人

已然不见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也许是他了……”

举手一挥，才道：“去通知陈家堡的陈堡主，白杨庄宋庄主，就说我有要事相商，请他过府。”

那蓝衣人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一向大门紧闭，入夜后不见灯火的君家宅院，这一夜却突然大异，大门上、院落中，到处张挂着气死风灯，耀如白昼，一片通明。

两个身佩单刀的劲装大汉，守在虚掩的大门之内，4只壮如小牛的猛犬，在灯火辉煌的庭院之内四处走动。

大厅上高燃着4只儿臂粗细的红烛，摆着一席酒菜。

那青衣老者，和一个四旬左右的中年美妇，端坐在主位之上，左边是一位年约20的劲装少年，背插长剑，斜背着一只鹿皮袋子。

右面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，烛火下，只见她发覆绿云，脸润桃花，生的十分艳丽，只是星目含忧、柳眉轻蹙，若有无限心事，但怀中却抱着一柄带鞘短剑，加上一身玄色劲服，忧苦中仍不失刚健英挺之气。

那面有刀疤的大汉，此刻，也换穿了一身黑色的劲服，腰中围着一条软鞭，站立厅门口处。

一堵屏风，挡在大厅，遮去了后面的景物。

只听那中年美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什么时光了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已近三更。”

左面那劲装少年接道：

“爹爹不是说过那人三更以前，定然会来么？此刻已近三更，怎的还不见一点动静。”

青衣老者叹道：“孩子，但愿他永不来此才好。”

这时，夜色正浓，斗转星移，正是三更时分。

那虚掩的木门，突然被人推开。

灯光照耀中只见来人全身白衣，背上斜插长剑，只不过二十一、二的年纪，但神情冷漠，行动之间，自然有一股肃煞之气。

两个身佩单刀的劲装大汉，突然一齐横身，拦住了去路，齐声喝道：

“朋友，深更半夜，带着兵刃，闯入人家住宅，那是非奸即盗了。”

白衣少年神态举止有着无与伦比的沉着，冷冷地看了两个佩刀大汉一眼，缓缓说道：

“这是君天奉的住宅？”

两个执刀大汉齐声应道：“正是君老爷的住宅。”

白衣少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并没有跑错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是君天奉的什么人？”

两个带刀大汉相互看了一眼，突然一齐抽出单刀，冷冷喝道：

“两个护守庄院的无名小卒。”

白衣少年冷峻的目光，缓缓扫掠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请让开路。”

左首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说话，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么？”

白衣少年双目暴射威凌的神光，道：

“两位自寻死路，那是怪不得在下手段毒辣了。”

左首执刀大汉，一抬手中单刀，怒道：

“年纪轻轻的小娃儿，说话如此无礼，在下非得教训你一顿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见寒光一闪，紧接响起两声惨叫和兵刃落地之声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个执刀大汉，手中兵刃跌落在地上，一个左手抱着右臂，一个双手捧着右肋，蹲在地上，半身为鲜血所染，显是受伤甚重。

那白衣人冷冷地望了两人一眼，缓步向前行去，顺手把剑上血迹，在左侧一个大汉背上抹去，还入鞘中。

他的举止潇洒自然，不慌不忙，但却自有一股冷漠、霸道的气势，震慑人心。

大门内，距离大厅之间，还有六七丈远，这中间，是一座宽大的庭院，除了正中一条红砖铺成的道路之外，都种满了青青的短草。

庭院中，原本高挑着八盏气死风灯，明亮的灯火，照澈庭院，但那两个执刀大汉，受伤弃刀之后，八盏高挑的风灯，突然熄了。

原来耀如白昼的庭院中，突然间黑了下来，一片黑暗。

那白衣人微一停留，又举步向前行去。

突然间，两团黑影，疾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分由两个方向，疾射而来。

白衣人手腕抬动，寒芒连闪中，响起了两声惨厉狗吠。

原来，分由两侧攻向白衣人的黑影，竟然是两条大如小牛的猛犬。

白衣人剑法奇厉，两条恶犬一条被斩作两断，一条被利剑穿头而死。

这时，庭院一角暗影中，突然有人发话，说道：

“阁下是什么人，深夜仗剑，冲入民宅，出手杀人，难道就不怕王法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用蓝青官话说出，颇似出自官府人物之口。

那白衣人突然停下脚步，犹豫了一阵，说道：

“在下来找那君天奉和他全家老小，诸位如若不是君家子弟，尽管逃离此地，或是站在一侧，袖手旁观，在下绝不妄杀无辜，如若有人妄图干涉，不论他是何身份，在下也是剑不留情。”

说完，又举步向前行去。

这几句话，说得十分明显。那无疑警告在场之人，不论是何身份，都别想借用声威、权势干涉此事，只有凭借着真实的本领才行。

大约暗影中发话之人，似是已经听出白衣人坚决的语气，无可妥协，竟是不再接口。

这时，那白衣少年，已然行过一半厅院，高燃红烛的大厅中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突然间，嗤嗤两声轻响，划空而来。

白衣少年霍然警觉到那是一种细小的暗器之声，立时一仰身，施出“铁板桥”的工夫，背脊贴地，横里一翻，避开四尺，正待挺身而起，两股疾风又急袭而来。

只见那白衣人身子一沉，背着实地，长剑飘然推出。

但闻汪汪两声犬吠，两只巨大的白毛巨犬，齐齐拦腰被斩作四截。

白衣人紧接着一挺而起，仍然大步向厅中行去。

但闻一角黑影中喝道：“打！”

三点白芒，破空而至。

白衣人长剑疾起，一阵金铁交鸣，三点寒芒尽为击落，

长剑护身，纵身一跃，疾如海燕掠波，起落之间，已到了大厅外面。

身法快速绝伦，庭院中暗影处埋伏的甚多暗器手，暗器还未来及打出，白衣人已然跃近厅门。

这时，那面有刀疤的大汉，已然解下腰中软鞭，当门而立，手腕一振，十三节亮银软鞭，突然笔直点来。

白衣人冷笑一声，长剑向外一推，贯注在剑身的内力，逼住软鞭，直欺到厅门前面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君天奉的什么人？”

那刀疤大汉眼看那白衣人踏中宫直欺而入，心中大是震惊，暗道：

“这小子用的什么剑法，竟有如此威势。”

顾不得回答那白衣人的问话，手腕一挫，想收回软鞭，同时身子也向后退去。

白衣人冷笑一声，长剑一沉，道：“断你的右腕。”

喝声中剑势去如电闪，寒芒过处，断腕和银鞭一齐落地。

那刀疤大汉惨叫一声，疾退一侧。

白衣人并未立时奔入大厅，目光转动，冷冷喝道：“哪一位是君天奉？”

那青衣老者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白衣人一抬脚，不见他作势跃奔，陡然间欺到了几人的宴席之前，缓缓说道：

“君天奉！这座酒席之上，都是你的家人？”

君天奉道：“这位是拙荆。”

那中年美妇站起娇躯，微一欠身，重又坐了下去。

君天奉望着左面的劲装少年，道：“犬子君中平。”

目光转到右面那少女身上，接道：“小女君中凤。”

白衣人冷峻的脸上，有如罩上了一层冰霜，看不出一点表情，缓缓说道：

“全家都集齐了？”

君天奉道：“一门四口，尽在此厅。”

白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你们定然还约有助拳之人。”

抬头望着那厅中屏风，接道：“不用鬼鬼祟祟躲起来了。”

只听两声轻咳，屏风后缓步走出两个中年大汉，全都是身着劲装，外罩披风，左面一人肩头上透出刀把，右边一人右手抱着一对判官笔。

白衣人神态冷冷扫掠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那背上插刀的大汉一抱拳，道：

“兄弟陈兆琪，承蒙江湖上朋友们的抬爱，称兄弟刀里藏镖。”

白衣人冷然接道：“好，等一会我让你死在自己镖上。”

陈兆琪浓眉一耸，欲待发作，但却又忍了下去。

白衣人目光转到那怀抱判官笔的大汉身上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口气咄咄逼人，太不客气。

那怀抱判官笔的大汉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白杨庄的宋鸿保。”

白衣人抬头望着屋顶道：“两位来此，是为那君天奉出头了？”

宋鸿保道：

“咱们只是想从中调解，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阁下报仇杀人……”

白衣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就凭你们两位么？”

陈兆琪怒道：“在下闯荡了数十年江湖，从未见阁下这般狂妄人物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今天见到了，当该是死可瞑目。”

宋鸿保接道：“咱们并无替那君天奉出头之意，只是想调解此事……”

白衣人冷厉的喝道：

“住口，当年家父被杀之时，两位怎不肯从中调解呢？”

陈兆琪缓缓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是不肯赏我们一个薄面了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不错，两位如认不平，不妨代那君天奉接我几剑。”

陈兆琪一抬手，拔出厚背开山刀，道：

“陈兆琪会过了不少高人，但却从未见过阁下这般年纪，生性如此狂傲的人，想必是身怀绝技的高人了。”

白衣人突然一振手腕，唰唰两剑，刺了过去。

这两招剑势奇奥，迫的那陈兆琪连退3步，才算把两剑让开，手中空握着厚背开山刀，竟然无法施展。

白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如若你们还有人，最好是一齐动手，免我多费手脚。”

这两人之中，以那宋鸿保涵养较好，但也被白衣人狂傲之气，激得心头冒火。冷冷说道：

“阁下这等咄咄逼人，未免太过份了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在没有动手之前，你们还有逃命的机会。”

宋鸿保双笔一分，双手各握了一支，道：“看来今日非得一战不可了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本与你们无关，但两位硬要出头，那是自

寻死路。”

长剑一振，寒芒闪动，分攻了宋鸿保、陈兆琪每人一剑。

他出剑快速，宋鸿保来不及挥笔招架，被迫横里闪避5尺。

那陈兆琪早已有备，厚背开山刀一招，“拒虎门外”，划出一片刀芒，封挡剑势。

他手中开山刀，重达36斤，希望借沉重的兵刃，砸飞白衣人长剑，那知白衣人剑法诡奇，剑势一转，巧妙绝伦的避开了刀锋，剑如灵蛇，顺刀而下，直取手腕。

陈兆琪吃了一惊，眼看那长剑来如闪电，如若不弃去手中开山刀，收腕避剑，势必要伤在那利剑之下不可。

但如弃去手中开山刀，半辈子闯荡江湖得来的威名，将在一刹那间，尽付流水。

就在他心中一犹豫，白衣人的长剑，已然划伤了手腕。

陈兆琪急急松开5指，丢弃手中开山刀，但为时已晚，右腕已被那白衣人凌厉恶毒的长剑斩断腕上两道筋脉，鲜血泉涌中，手腕软软垂下。

这白衣人剑势恶毒无比，一剑之下，竟使那成名数十年的陈兆琪弃刀断腕，永成残废。

刀里藏镖陈兆琪，也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却被这白衣人在一合之间，斩断了腕上主脉，从今以后，再也无法用右手施刀，这份恶毒，登时令厅中人脸色大变。

白衣人长剑一收，目光转到白杨庄主宋鸿保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轮到你了。”

宋鸿保闯荡江湖数十年，从未见过这等诡奇、恶毒的剑势，眼看那陈兆琪永成残废，心头大为震骇，但那白衣人指

名挑战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又不能装聋作哑，只好硬着头皮，道：

“阁下的剑招很恶毒……”

白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你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是亮出兵刃动手，一条是立时退出君宅。”

宋鸿保呆了一呆，只觉走既不能，打也不是。

君天奉突然站起身子，一摆手，道：

“宋兄，此人为兄弟而来，自该由兄弟一身承当，宋兄、陈兄，既是无法调解，那就不用管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抱拳对那陈兆琪一个长揖，接道：

“连累陈兄受伤，君某心中不安至极，陈兄这份隆情高谊，兄弟是永记心头，但得今宵不死，日后定有报答。”

忽听陈兆琪骇然大呼，道：

“七绝魔剑！七绝魔剑！专以残人躯体，废人武功的七绝魔剑！”

这几声呼叫，有如狼嗥，叫的人入耳惊心，心悸魂飞。

白衣人冷肃的脸上陡然满布煞气，冷冷说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施用的剑法，正是七绝剑。”

陈兆琪道：“数十年来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在七绝魔剑下，保有武功。”

突然拔足狂奔，直向厅外冲去。

白衣人也不拦阻，任他奔出厅外，两道冷漠的眼神却逼注在宋鸿保身上，道：

“你是战是逃？也该决定了？”

宋鸿保心中惊恐已极，双手分握着两支判官笔，缓缓说道：

“施用七绝魔剑的人，一向都是独臂、独目的人，阁下怎么……”

白衣人突然扬手一剑，寒芒闪动中，宋鸿保左手判官笔应手飞起，啪的一声，跌落在酒席正中，打得磁盘碎裂，汤汁飞溅。

这一剑势道，快速无比，宋鸿保要待举笔招架，已自不及，左手判官笔应手飞起，同时，四个手指，也被削落，落在大厅内青砖地上。

明亮的烛火照耀下，只见那四个手指，因肌肉的收缩，仍微微在颤动。

宋鸿保惊恐剧疼中，急步向厅外冲去。

白衣人目光微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冷漠的说道：

“君天奉，你还邀请些什么助拳的人，叫他们出来吧！”

君天奉面如死灰，摇摇头，道：“纵然还有，也要伤你剑下。”

白衣人突然仰天大笑3声，笑声激荡全室，烛火微微颤抖。

显然，这白衣人不但有着奇诡、凌厉的剑术，而且还有着深厚的内功。

白衣人停下了笑声，冷漠的脸色上泛起了一抹黯然、伤痛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

“君天奉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君天奉双目神凝，望着那白衣少年，脸上是一片惊恐神情，一字一字的说道：

“太极剑李清尘的后人。”

白衣人冷冷接道：

“不错，你既然知道，那也不用我数你罪状了，你们自

已动手，还是由我动手？”

君中平霍然站起身子，手握剑把，正待拔出长剑，突闻君天奉怒喝道：

“畜牲大胆，还不给我坐下。”

君中平被父亲一声喝骂，缓缓又坐了下去。

一直黯然垂首而坐的君中风，此刻突然抬头说道：“爹爹，哥哥他……”

君天奉怒道：“丫头多口。”

君中风不敢出言顶撞，也垂首不言。

君天奉对那白衣人拱拱手，道：

“李公子，昔年令尊的事，和犬子、小女，全都无关，那时小女既未出世，犬子也尚在襁褓之中，我们一门4口中，只有君天奉一人参与此事，因此，君某厚颜向公子请求，放犬子、小女一条生路。”

白衣人冷峻的目光，缓缓由君天奉夫妇脸上扫过，道：

“当年你君天奉可有这等慈悲心肠？”

君天奉道：“君某自知做错了事，因而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。”

目光一掠那中年美妇，接道：

“拙荆无辜，但她遇人不淑，受夫牵连，和在下共受利剑加身之苦。”

那中年美妇说道：

“夫债，妻还，古有明训，贱妾死而无憾。”

白衣人神情冷肃的说道：

“昔年参与其事的，除了柳长公、原子谦和君天奉之外，还有什么人？”

君天奉道：“柳长公主持其事。”